教宗本篤十六世

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天主教會的

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的信

問候

1. 天主教會在中國的可敬主教弟兄，親愛的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和教友們：「我們在祈禱時，常爲你們感謝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因爲我們聽說：你們在基督耶穌內的信德，和你們對眾聖徒所有的愛德：這是爲了那在天上給你們所存留的希望。……爲此，自從我們得到了報告那天起，就不斷爲你們祈禱，懇求天主使你們對祂的旨意有充分的認識，充滿各樣屬神的智慧和見識，好使你們的行動相稱於主，事事叫祂喜悅，在一切善功上結出果實，在認識天主上獲得進展，全力加強自己，賴祂光榮的德能，含忍容受一切」（哥1:3-5.9-11）。

聖保祿宗徒的這段話，恰如其份地說出了我作爲伯多祿的繼承人及普世教會牧者對你們懷有的心聲。你們深知我心中多麼牽掛你們，每天都在爲你們祈禱；你們深知，在精神上將我們聯合在一起的共融關係是多麼的密切。

此信之目的

2. 因此，我很想向你們表達我對你們親切的關懷。你們對主基督及教會所持的忠誠，「有時需要付出痛苦的代價的忠誠」，[1] 所帶給我的喜樂是豐厚的。因爲，「爲了基督的緣故，賜給你們的恩賜，不但是爲相信祂，而且也是爲爲祂受苦」（斐1:29）。儘管如此，在你們國家的教會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仍令我感到憂慮。

這封信無意處理涉及你們所熟知的複雜問題的每一細節，旨在就在中國的教會的生活和福傳事業提出一些指導。從而幫助你們發現主和導師，「人類整個歷史的鑰匙、中心和終向」，[2] 耶穌基督對你們的要求。

---

[1] 教宗本篤十六世，2006 年 12 月 26 日三鐘經前發表的講話：「滿懷著特殊的精神上的關懷，我還想到了那些毫不妥協地堅持恪守他們對伯多祿宗座之忠誠的天主教友。有時，他們需爲此付出重大痛苦的代價。整個教會都敬佩他們的榜樣；並爲他們擁有繼續堅持下去的力量祈禱，使他們能懂得這痛苦磨難是勝利的源泉，即使當時他們會感到似乎一切都失敗了」：《羅馬觀察報 *L'Osservatore Romano*》2006 年 12 月 27-28 日第 12 版。

[2]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Gaudium et spes*》第 10 號。

第一部分

教會現狀—— 神學方面

全球化、現代化、無神論

3. 你們的民族有著智慧、哲學、科學、藝術方面成就的深厚經歷，以她輝煌的遠古文明，出眾地屹立於亞洲其他民族中。每當我將注意力轉向你們的民族時，我常喜悅地發現，近期尤是，她如何在經濟和社會進步這方面也致力於邁向頗高的目標，並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

一如我可敬的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指出：「天主教會讚賞這驚人的衝勁和勇敢的創新設計，願意在推進和維護個人，他的價值，他的靈性和他的超性使命，謙遜地提供貢獻。教會最關注的，爲現代中國，也是最爲重要的那些價值和目標：團結互助，和平，社會正義，對全球化現象的明智處理」。[3]

人對經濟和社會需求的發展以及現代化的追求，夾雜着兩個背道而馳的現象，它們同樣該以審慎積極的宗徒精神加以衡量。我們一方面看到人，尤其在青年身上，越來越關注人性的精神及超自然的層面，因此對宗教發生興趣，以基督宗教爲最。另一方面，也呈現出物質主義及享樂主義的傾向，此現象也正在中國發生，且逐漸地由大城市蔓延到全國各地。[4]

你們既被召叫在這環境下工作，我願意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堅決強調過的事來提醒你們：新福傳需要向現代人宣講福音，[5] 並意識到第一個基督徒千年十字架在歐洲紮根，第二個千年抵達美洲和非洲，第三個千年將在廣闊及充滿生機的亞洲大陸收割信仰的大批莊稼。[6]

「『划到深處去』（路5:4）。這句話今天又爲我們響起，並邀請我們以感恩的心緬懷過去，以熱忱活出當下，懷著信心向未來開放自己：『耶穌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遠、常是一樣』（希13:8）」。[7] 在中國，教會亦蒙召作基督的見證，懷著希望向前看，在宣講福音時考慮中華民族要面對的新挑戰。

天主的聖言再次協助我們發現教會旅居於世上的奧妙和深刻的意義。事實上，「在《默示錄》的主要神視中，其中一個的內容是有一個羔羊欲展開一卷有七個印密封著，一直沒有人能展開的書卷，若望更因爲沒有找著一位當得起展開那書卷並閱讀它的人，甚至大哭起來（參看默5:4）。歷史爲我們始終難解、難明，沒有人能閱讀它。若望在如此晦澀的歷史奧跡前的大哭，或許是要表達出其時亞洲的教會，因爲天主在面對她們正在遭受到的迫害前

---

[3] 致國際會議「利瑪竇：中國與西方的對話」的出席者文告《懷著衷心的喜樂*Con intima gioia*》（2001年10月24日）第4號：《羅馬觀察報*L'Osservatore Romano*》2001年10月25日第5版。

[4] 參見若望保祿二世，亞洲主教會議後宗座勸諭《教會在亞洲*Ecclesia in Asia*》（1999年11月6日）第7號：*AAS* 92（2000）456。

[5] 參見同上，第 19 及 20 號：*AAS* 92（2000）477-482。

[6] 參見向亞洲主教團協會代表的講話（1995 年 1 月 15 日，馬尼拉）第 11 號：《羅馬觀察報 *L'Osservatore Romano*》1995 年 1 月 16-17 日第 5 版。

[7] 若望保祿二世，宗座書函《新千年的開始 *Novo millennio ineunte*》（2001 年 1 月 6 日）第 1 號：*AAS* 93（2001）266。

的沉默，所感到的惶恐。這惶恐正好反映出面對教會今日在世界不同地區遭遇到的嚴重困難、誤會和敵視，給我們帶來的驚詫。教會原不該遭受這些苦難，正如耶穌自己本不該忍受祂受過的苦難一樣。然而，正是這些苦難，顯示出當人墮落於罪惡時所生的邪惡，和顯示出天主對世事的更高的引導」。[8]

今天，一如既往，宣講福音就是宣講和見證被釘死而又復活了的耶穌基督、新人、戰勝罪惡和死亡的勝利者。祂讓人類進入一個新的層面，在那裏，這種對仇人也充滿憐憫和愛的行爲，見證著十字架已戰勝了人類的一切脆弱和貧乏。在你們的國家裏，宣講被釘死又復活了的基督也是可能的，只要你們忠於福音，與伯多祿宗徒的繼承人並與普世教會共融，就會知道將愛與合一的標誌付之行動（「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爲一，就如你在我內，我在你內，爲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若13:34-35; 17:21）。

隨時準備作相互尊重及建設性的對話

4. 身爲教會的普世牧者，我要爲中國的天主教團體衷心感謝主，因爲她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中堅貞地奉獻了信仰的見證。同時，出於我不可推卸的責任以及慈父的愛心，我意識到當務之急是鞏固中國天主教友的信德，並採用屬於教會的方法輔助他們合一。

對全體中華民族，我懷有熾熱的友情和尊重，非常關注其變遷。從而期盼「不久就能見到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有具體溝通合作的途徑」。因爲，「友情策勵交往、分享心靈喜憂、團結與互助」。[9] 對此遠景，我可敬的前任曾說過：「聖座期盼以整個天主教會的名義，我相信，也爲了全人類的利益，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放對話的空間，這是人所共知之事。爲了中國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期盼在克服了以往的誤解之後，彼此可以一起合作」。[10]

我深知，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的正常化，需要時日及雙方的善意。至於聖座方面，始終準備著協商，這爲克服目前的困境是必需的。

事實上，目前這種誤會和欠缺瞭解的嚴重情況，對中國政府及在中國的天主教會都沒有好處。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引用利瑪竇神父在北京說過的話申明，[11]「今日天主教會也不要求中國及其領導者給予任何特殊的待遇，她的唯一願望是恢復對話，以建立互相尊重及彼此深入認識爲基礎的關係」。[12] 冀願中國知曉，天主教會熱切希望可以再度按她的專能，爲中國天主教友、以及所有中國人民的利益奉獻謙卑無私的服務。

---

[8] 教宗本篤十六世，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解的教理（2006 年 8 月 23 日）：《羅馬觀察報 *L'Osservatore Romano*》2006 年 8 月 24 日第 4 版。

[9]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致國際會議「利瑪竇：中國與西方的對話」的出席者文告《懷著衷心的喜樂 *Con intima gioia*》（2001 年 10 月 24 日）第 6 號：《羅馬觀察報 *L'Osservatore Romano*》2001 年 10 月 25 日第 5 版。

[10] 同上。

[11] 參見耶穌會士德禮賢神父 Pasquale M. D'Elia, S.I. 主編，《利瑪竇全集》第二卷，第 617 號，第 152 頁，羅馬 1949 [*Fonti Ricciane*, a cura di Pasquale M. D'Elia, S.I., Vol. 2, Roma 1949, n. 617, p. 152]。

[12] 致國際會議「利瑪竇：中國與西方的對話」的出席者文告《懷著衷心的喜樂 *Con intima gioia*》（2001 年 10 月 24 日）第 4 號：《羅馬觀察報 *L'Osservatore Romano*》2001 年 10 月 25 日第 5 版。

有關中國政府與在中國的教會的關係，要牢記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啓迪性的教導：「教會憑其職責和管轄範圍決不能與政府混爲一談，亦不與任何政治體系糾纏在一起；教會是人類超越性的標誌及監護者」。其又繼續：「在各自的領域內，政府與教會是各自獨立自主的機構。但二者各以其不同名義，爲同一的人類的個人和社會職分服務。二者依照時間和空間的局勢越能健全地合作，便越能有效地爲公共福利服務」。[13]

爲此，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的使命不是爲改變國家的結構或行政組織，而是向人宣揚基督，世界的救主，在履行其使命時依靠天主大能的助佑。我曾在《天主是愛*Deus caritas est*》通諭中說過：「教會不能、也不應該爲建立一個儘可能最正義的社會，而挺身實行政治性的抗爭。教會不能、也不應該代替國家。但同時，對於奮力爭取正義也不能、不應該置身事外。她應該藉著提升理性之道而置身其中，並且應該喚醒人們精神的力量，無此，正義不能發展，亦不能伸張，因爲正義常要求犧牲。正義的社會不能由教會來實現，而應該由政治予以達成。然而，爲促進正義，而致力開啓人的心志、倡導熱心公益事業，教會是責無旁貸的」。[14]

在這些不可放棄的原則下，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但同時，當政權不恰當地干涉教會的信仰和教律時，我們亦不能就此屈從。政權知道得很清楚，教會訓導教友在其國內要做個好公民、做個尊重且積極於公益的合作者。但是，教會亦同樣清楚要求國家，尊重真正的宗教自由，保證同一的天主教公民能完整地生活他們的信仰。

地方教會在普世教會內的共融

5. 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啊，妳這個在那跋涉於歷史中的億萬人民中生活和工作的小小羊群，耶穌的話對妳是何等鼓舞和具挑戰性：「你們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爲你們的父喜歡把天國賜給你們」（路12:32）。「你們是地上的鹽……，世界的光」。因此，「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瑪5:13.14.16）。

在中國的天主教會是普世教會、基督的教會的臨在。我們在信經中宣認她是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也就是說，她是主的門徒的普世團體。

正如你們所知道的，把現今在中國各處的地方教會連繫起來，並使她們也和所有其他分佈世界各地的地方教會密切共融的深切合一的基礎，除了同一個信仰和同一個聖洗外，尤以感恩(聖體)聖事和主教的品位爲基礎。[15] 而眾主教的合一，則是以「羅馬教宗，伯多祿的繼承人，爲其永恆和有形可見的本原和基礎」。[16] 這合一，在各世代中，藉著宗徒的傳承而

[13]《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Gaudium et spes*》第 76 號。
[14]《天主是愛 *Deus caritas est*》通諭（2005 年 12 月 25 日）第 28 號：*AAS* 98（2006）240。參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Gaudium et spes*》第 76 號。
[15] 參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會憲章 *Lumen gentium*》第 26 號。
[16] 同上，第 23 號。

得以延續，也是每一個時代的教會，仍是那基督在伯多祿和其他宗徒身上建立的教會的基礎。[17]

天主教的教義訓示，每位主教是託付給他的牧職的地方教會的合一的可見本原和基礎。[18] 然而，各地方教會如果是真正的教會，教會的最高權威，即以羅馬教宗爲首的主教團必須在其中，絕不可缺。因此，伯多祿繼承人的職務屬於各地方教會「內在的」本質。[19] 此外，各地方教會在唯一的天主教會內的共融，即全體宗徒繼承人——主教——在聖統制內與伯多祿繼承人的共融，是全體天主教友的信仰和生活合一的保障。所以，爲了在各國的教會的合一，每一位主教與其他主教保持共融，所有主教與教宗保持有形可見和具體的合一，是不可或缺的。

在教會裏沒有一個人是外人，人人都是同一個民族的子民，同一個基督奧體的肢體。由主教及司鐸品位保障的聖體聖事，是聖事共融的鎖鏈。[20]

整個在中國的天主教會都被召叫以一個更豐富的共融靈修來生活和彰顯這合一，這樣，雖然天主教團體處於複雜的具體環境中，同樣能夠在和諧的聖統共融中成長。爲此，牧者和教友都被召喚去維護並保障屬於教會的教義和聖傳的一切。

教會內部之緊張現象及分裂：寬恕與和好

6. 我可敬的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以《新千年的開始》宗座書函向全教會表示：「這是普世教會和地方教會都必須獻身及好好計劃的一個重要領域：『共融』（*koinonía*），它體現並顯示教會奧蹟的真正本質。共融就是從永生之父心中湧出來，並藉著耶穌所賜的聖神傾注在我們心中的愛（參閱羅5:5）的果實與明證，爲使我們大家『一心一意』（宗4:32）。也就是藉著實踐這愛的共融，教會顯示自己是『聖事』，即是『天主同全人類，及人同人彼此密切結合的記號和工具』。關於此事，主的話非常明確，我們不能小看這話的含意。教會在歷史中的旅程有許多需要，尤其是在新世紀中；但是若沒有愛(*agape*)，一切都是徒然。保祿宗徒在『愛的頌歌』中提醒我們：即使我們能說人間的語言，和能說天使的語

---

[17] 參見信理部，致天主教主教書函《有關教會爲一個共融的一些問題 *Communionis notio*》（1992 年 5 月 28 日）第 11-14 號：*AAS* 85（1993）844-847。

[18] 參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會憲章 *Lumen gentium*》第 23 號。

[19] 信理部，致天主教主教書函《有關教會爲一個共融的一些問題 *Communionis notio*》（1992 年 5 月 28 日）第 13 號：*AAS* 85（1993）846。

[20] 參見教宗本篤十六世，主教會議後宗座勸諭《愛德的聖事 *Sacramentum caritatis*》（2007 年 2 月 22 日）第 6 號：「教會的信德基本上是個感恩聖事的信德，且以獨特的方式從感恩祭桌上獲得滋養。信德與聖事，是教會生活兩個相輔相成的特質。信德因所宣布的天主聖言而受到激發，藉著在聖事內與復活主的恩寵相遇，而受到滋養並成長：『信德藉禮儀來表達，禮儀鞏固並加強信德』。爲此，祭台上舉行的至聖聖事，常是教會生活的中心；『教會因感恩聖事而日新又新！』天主子民對感恩聖事的信德愈活潑，便愈能積極參與教會的生活，堅守基督委託給門徒的使命。教會本身的歷史，正好給我們見證了此事。所有重大的改革，總與重振信友對主臨於感恩聖事與他們相偕的信德有些關係」。《羅馬觀察報 *L'Osservatore Romano*》2007 年 3 月 14 日第 2 版，增刊第 2 及 3 版。

言，即使我們有移山的信德，若是沒有愛，就什麼也不算（參閱格前13:2）。 愛的確是教會的『心』」。[21]

以上有關普世教會的本質所說的一切，對在中國的教會有特殊的意義。因爲，正如你們所見，不論是教會自己內部或同中國社會的關係，她都面對著一些要克服的問題——緊張，分裂和抱怨。

關於這事，去年論及初生的教會時，我曾指出，「從一開始門徒的團體不只認識聖神的喜樂，真理和愛德的恩寵，也經歷過考驗，尤其是就信德的真理所引起的爭端的考驗，結果共融被撕裂」。正如愛的共融一開始就已存在並將一直存在（參閱一若1:1各節），不幸地分裂也從起初就已滲入了。因此，我們不該對今日的分裂感到詫異……，在世事的變遷和教會的軟弱中，常存在著失落信德的危險，因而連帶愛德和兄弟情誼也一併失落。爲此，誰相信愛的教會並願意在她內生活，就有明確的責任承認這危險的存在」。[22]

此外，教會的歷史也教導我們，真正的共融必須經過艱苦地致力於修和才能達成。[23] 事實上，因被釘死而又復活了的耶穌之名而淨化記憶，寬恕作惡者，忘掉所受的委屈，及讓我們的心重新在愛中找到平安，這一切或許要求我們放棄由痛苦或艱難的經驗中形成的個人立場或見解，然而，爲了使在中國的教會的教友和牧者之間共融的聯系能增長並展現，這些都是急切需要完成的。

爲此，我可敬的前任曾多次向你們發出迫切的邀請，呼籲你們要寬恕與和好。在兩千年聖年開始前，他曾寄給你們一份文告，我想取其中一段來提醒你們：「於此準備慶祝大禧年之際，請你們不要忘記，聖經的傳統要求人們在聖年裏要寬免彼此的債務，彌補所行的不義並與鄰人修和。這個『爲萬民所準備的大喜樂』：天父的慈愛，在基督內完成的救恩，也向你們宣佈。你們自己願意怎樣接受這喜訊，你們也可以通過你們的生活，將它傳給你們周圍的男男女女。我熱切期望，你們聽從來自聖神內的啓發，彼此寬恕一切應該寬恕的，彼此接近，互相接納，拆除藩籬，超越能使你們分裂的一切。你們不要忘記耶穌在最後晚餐所說的話: 『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若13:35）。我聽說，你們願意以你們彼此之間以及與伯多祿的繼承人之間的合一，作爲慶祝大禧年的最寶貴禮物。我高興極了，因爲這樣的決定，肯定是聖神的果實，是祂在引導教會，走上那並不容易走的修和與合一的道路」。[24]

我們大家都知道此路途不可能一日之間完成，然而你們可以放心，整個教會將不懈地爲使你們達到這目的而祈禱。

---

[21] 宗座書函《新千年的開始 *Novo millennio ineunte*》（2001 年 1 月 6 日）第 42 號：*AAS* 93（2001）296。參見教宗本篤十六世，《天主是愛 *Deus caritas est*》通諭（2005 年 12 月 25 日）第 12 號：「天主的這種行動現今在耶穌基督身上有了戲劇性的發展，即天主自己在耶穌基督身上，去尋找『迷失的羊』，尋找痛苦和迷失的人類。當耶穌在祂的比喻中說到善牧尋找迷失的羊、婦女尋找丟失的錢幣、父親跑上前去迎接及擁抱蕩子，這些不只是單純的話語，而是解釋祂自己的所是、以及祂的行事方式。祂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天主反對祂自己的最高表現，在這行動中祂交付自己爲了提昇和拯救人：這就是愛的最徹底表達方式」：*AAS* 98（2006）228。

[22] 教宗本篤十六世，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解的教理（2006 年 4 月 5 日）：《羅馬觀察報 *L'Osservatore Romano*》2006 年 4 月 6 日第 4 版。

[23] 昔日教會遭遇教難時的經驗應使所有人得到啓示。在這一點上，羅馬教會給了我們教導。她排除了諾瓦茲奧派(Novaziani)和多納蒂斯派(Donatisti)的強硬立場，鼓勵信眾以寬闊的胸襟寬恕那些在教難期間背叛了信仰，但渴望能夠重新與教會共融的失足者（*lapsi*），並與他們修和。

[24]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致在中國的天主教友文告《聖言成了血肉 *Alla vigilia*》（1999 年 12 月 8 日）第 6 號，《羅馬觀察報 *L'Osservatore Romano*》1999 年 12 月 11 日第 5 版。

你們也要記得，在和好的路途上有許多「信仰見證者」的榜樣和祈禱在支持你們。他們曾爲了天主教會在中國的將來奉獻了他們的生命、受了苦難、作了寬恕。他們本身的存在正表示你們在天父面前有一個永久的祝福，緬懷他們必能生出豐盛的美果。

教會團體和國家機構: 在真理和愛德中生活的關係

7. 上面提到了信衆教友和牧者們都涉及的強烈衝突的痛心局勢（參見第6號）。對此作個認真的分析則突顯出，在各種導致上述狀況的原因中，若干機構扮演著角式舉足輕重，他們被強加在天主教會團體之上，儼然成了教會生活的主要負責者。事實上，時至今日，上述機構的認可，仍然是衡量一個團體、一個人或者一個宗教場所是否合法，即官方的（«*ufficiali*»）標準。由此，導致了神職內部和教友內部的分裂。這個由教會外因給教會造成的狀況，嚴重制約了教會的步伐。由此而產生了相互之間的猜疑、責難和指控，且繼續是一個令人憂慮的教會的問題。

就處理與國家機構之間的關係這微妙敏感問題，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要我們追隨耶穌基督言行的教導這邀請，極具啓發性。事實上，祂「不願作一位以權力統治的政治性的默西亞，[25] 卻甘願自稱『人子』，祂來是『爲服事人，並交出自己的性命，爲大衆做贖價』（谷10:45）。祂表現自己是天主的完善僕人，[26]『已壓破的蘆葦祂不折斷；將熄滅的燈心，祂不吹滅』（瑪12:20）。承認國家的職權及其權利，命令給凱撒納稅，但也明白地教訓人該保持天主的至高權利：『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瑪22:21）。最後，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贖的工程，爲人類贏得了救恩及真正的自由，也完成了祂的啓示。祂爲真理作證，[27] 但不願以強力加之於反對者。祂的神國不靠刀劍來爭取，[28] 而憑爲真理作證及聆聽真理而建立，並藉仁愛而擴展，基督因愛而高舉在十字架上，吸引人們來皈依祂（參見若12:32）」。[29]

真理和愛是支撐基督徒團體的生活的兩個支柱。爲此，我曾經提醒過大家：「愛的教會也是真理的教會，這首先是指忠於主耶穌交給祂的門徒的福音。……然而，天主子女的家庭，若要生活在合一與和平中，需要有誰在真理中保護這一家庭，並本著睿智和權威性的辨別領導這一家庭：這正是宗徒蒙召要履行的職務。這裏，我們論到了重點。教會整個是聖神的，但是，教會有一架構，就是宗徒的繼承。宗徒繼承的職責是保障教會始終生活在基督賜予的真理內，並從這真理獲得愛的能力。……因此，宗徒及他們的繼承人，是基督交託給教會的真理寶庫的權威護衛者和見證人，同時，他們也是愛德的服務者：這二者不能分割。……真理和愛是來自天主的同一恩寵的兩面，借助宗徒的職務，一直被守護在教會內，直到今天，傳給了我們」。[30]

---

[25] 參見瑪 4:8-10; 若 6:15。
[26] 參見依 42:1-4。
[27] 參見若 18:37。
[28] 參見瑪 26:51-53; 若 18:36。
[29]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信仰自由宣言 *Dignitatis humanae*》第 11 號
[30] 教宗本篤十六世，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解的教理（2006 年 4 月 5 日）：《羅馬觀察報 *L'Osservatore Romano*》2006 年 4 月 6 日第 4 版。

爲此，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強調「尊敬及愛德亦應延伸到在社會、政治乃至宗教問題上持有和我們不同意見者及作風者身上。我們越懷著誠摯和愛深入瞭解他們的思想方式，便越容易和他們交談」。但是，同一的大公會也告誡我們：「這愛德和友善，不論以何種形式，都不應使我們對真理及美善，變成模棱兩可」。[31]

考慮到「耶穌[建立教會]的初衷」[32] 充分顯示出，某些由國家建立，與教會的架構無關的機構，企圖淩駕于主教之上，以領導教會團體的生活，並不符合天主教的教義。根據這教義，教會是「從宗徒傳下來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也重申了這一點。教會是從宗徒傳下來的，「因爲她的起源，是建築在『宗徒的基礎上』（弗2:20）；因爲她的訓導，是宗徒們親授的；因爲她的架構，直到基督的再度來臨，教會都是由宗徒們通過他們的繼承人——即與伯多祿的繼承人共融的——主教們訓導、聖化和管理」。[33] 因此，在每一個地方教會，只有「教區主教以本有的、正權的及直接的牧人身分，以主的名義牧養託付給他的羊群」。[34] 就國家層面上，只有合法的主教團才能給其國內全體天主教團體制定有效的牧靈指南。[35]

上述機構所宣稱的宗旨，落實「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民主辦教原則」，[36] 與天主教的教義無法調和，這教義自古代的信經，就已宣認教會是「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

綜上所述，牧者和教友都要牢記：宣講福音、教理講授和愛德工作、禮儀和敬拜活動以及各種牧靈選擇，都只屬於主教和他們的司鐸。他們不斷延續宗徒們在聖經和聖傳中的信仰。爲此，不能接受任何外來的干預。

鑒於這一艱難局勢，不少天主教團體的成員都在自問，政權當局的認可——這是公開進行活動所必要的——是否會在某種程度上威脅到與普世教會的共融。我深知，這個問題痛苦地煎熬著牧者和教友們的心。就這一問題，我首先強調的是義不容辭地、勇敢地保護信仰寶庫，和聖事上及聖統上的共融，這事就其本身而言，並不代表反對與當權者，就教會團體生活中涉及民事的部份進行對話。此外，在不違背不可放棄的信仰原則及教會共融的前提下，教會接受政權當局的認可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困難。但是，在獲得認可過程中，有爲數不少的具體案例，若不說是經常地發生，某些機構的干預迫使有關人士要作出有違他們的天主教良知的表態行爲和承諾。爲此，我明白在此類條件和情況下要作出正確選擇是困難的。所以，聖座在重申了原則後，讓個別主教來決定，因爲主教在聽取了其司鐸們的意見後，能更好地瞭解當地的情況、衡量具體的選擇、評估給教區團體內部可能帶來的後果。最終的決定，也可能無法得到全體司鐸和教友的同意。總之，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即便是很痛苦的，也要接受，從而維護教區團體與其牧者的合一。

最後，勸告牧者和司鐸們，要以真正牧者的心、竭盡己力避免產生惡表之事，要利用機會培育教友的良心，尤要注意信德薄弱者：一切的一切以生活共融、友愛諒解爲準則，避開批判以及彼此指控。在這種情況下，亦該注意，特別在缺乏自由的真正空間之下，在評估

---

[31]《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Gaudium et spes*》第 28 號。

[32] 教宗本篤十六世，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解的教理（2006 年 4 月 5 日）：《羅馬觀察報 *L'Osservatore Romano*》2006 年 4 月 6 日第 4 版。

[33]《天主教教理綱要》第 174 號，參見《天主教教理》第 857 和 869 號。

[34] 若望保祿二世，自發宗座書函《祂的宗徒 *Apostolos suos*》論主教團的神學及法律本質（1998 年 5 月 21 日）第 10 號：*AAS* 90（1998）648。

[35] 參見《天主教法典》第 447 條。

[36]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章程（2004 年）第 3 條。

一個行爲的倫理道德時，除了所犯的行爲之外，還應特別審核行爲人的真正意圖。爲此，每件事情必須按其個別情況去考量。

中國主教

8. 在教會，天主子民內，只有那些曾受了相應的教育和培訓、並被合法祝聖爲聖職者，才能行使「訓導，聖化和管理」的職務。教友在獲得主教法定的委任後，也可以擔任有利於傳播信仰的教會職務。

近年來，因著各種原因，你們主教弟兄遇到了一些困難，因爲有「非聖職者」，甚至尚未受洗者，以國家不同機構的名義控制、決策教會的重大事務，包括主教的任命。其結果是因著一種教會觀的產生，而貶抑了伯多祿與主教的職務；也由於這種觀念，教宗、主教及司鐸們會實質上變成無職無權的人。相反，按天主教論教會聖事結構的教義，伯多祿及主教的職務是其基本的、使其成爲完整的因素。教會的此種特性是主耶穌的恩賜，因爲「是祂賜與這些人作宗徒，那些人作先知，有的作傳福音者，有的作司牧和教師，爲成全聖徒，使之各盡其職，爲建樹基督的身體，直到我們衆人都達到對於天主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成爲成年人，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弗4:11-13）。

我要再次重申（參見第5號），共融與合一是天主教會的基本和使其完整的因素。從宗教層面講，設立一個「獨立」於聖座的教會，與天主教的教義是不相容的。

我明白在上述的情況下，你們爲保持對基督、對教會及對伯多祿繼承人的忠貞，要面對重大的困難。在此請你們不要忘記聖保祿曾講過的話（參見羅8:35-39）：沒有任何困難可以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我有信心你們賴主的恩寵，爲了維護教會的共融與合一，會竭盡所能，甚至不惜作出重大的犧牲。

最近這幾十年，許多中國主教悉心地領導了教會，他們給自己的團體和普世教會作出了，現在仍在做，的燦爛的見證。我們爲此要再一次從心底向群羊的「至高牧者」（伯前5:4）發出稱謝的讚頌：因爲總不能忘記他們中有很多遭遇了迫害並被禁止執行他們的職務，有些則以自己的鮮血蕃殖了教會。新時代以及隨之而來的新福傳的挑戰，突顯了主教職的功能。正如聖年時，若望保祿二世向來到羅馬慶祝的全球各地的主教所說的：「不論是對共融的要求或傳教推廣一事上，主教都是教會團體的首要負責人及推動者。面對相對論及主觀論從多方面污染著當代文化，主教們有責任保護及推動他們的教友在教義上的合一。關心每一個失落了信仰或未認識信仰的人，他們要竭盡所能從事福傳，一方面爲這目標培植司鐸，修會人士和教友，一方面善用所需資源」。[37]

在同一場合上，我可敬的前任又提醒說：「主教，作爲宗徒的繼承人，爲他基督即是一切。他每天可以和保祿一起重複說：『在我看來，生活原是基督……』（斐1:21）。 他的

[37] 在主教慶祝聖年（2000 年 10 月 8 日）彌撒聖祭中的講道第 5 號：*AAS* 93（2001）28。參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主教在教會內牧靈職務法令 *Christus Dominus* 》 第 6 號。

整個生活該爲此作證。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訓示：『主教在眾人前，爲基督的證人，克盡自己的宗徒職務』（《主教在教會內牧靈職務法令*Christus Dominus* 》 第11號）」。[38]

有關主教職的服務，我在此重申近期說過的：「主教們的首要職責是建設教會一如天主的家庭、一個彼此相扶相助的地方。爲能盡好此使命，在祝聖你們爲主教時，賦與了你們三個特殊的職務：訓導*munus docendi*、聖化*munus sanctificandi*及管理*munus regendi*，綜合稱爲牧職*munus pascendi*。其中，管理職務的宗旨是特別爲了教會共融的成長，就是建設一個和諧的團體，一起聆聽宗徒的訓誨、擘餅和祈禱，過兄弟般的團結生活。此管理職務 *munus regendi*同訓導及聖化兩個職務是緊密連系的，是構成主教對天主及近人真正的愛的行動，這行動透過其牧民愛德工作表現出來」。[39]

天主教會在中國一如世界各地的教會一樣，屬宗徒的繼承人——主教——管理。他們由有效祝聖的主教們祝聖，接受訓導、管理、聖化的職務，照管託付給他們教區的子民；他們的職權是天主藉聖秩聖事賦與的。然而爲執行訓導及管理的職務，「按其性質，只有在與[主教]團體的首領及成員有系統的共融下，才能運用」。[40] 有關此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肯定地說：「一個人接受了聖事的祝聖，保持著與主教團的首領及其它團員的聖統共融，就是主教團的一份子」。[41]

今日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的所有的主教都是中華民族的兒子。雖然教會在中國遭遇了許多重大的困難，然而仰賴天主聖神的特殊恩佑，總未缺乏過合法牧者的服務，無損地保持了宗徒的繼承。我們應爲這些堅貞而備受磨難的主教的存在感謝天主。他們按天主教的傳統接受了主教祝聖禮，就是說，在與伯多祿的繼承人、羅馬的主教的共融中、遵循了天主教的禮規、藉主教們的手既合法又有效地獲得祝聖。

有些主教因不願屈從對教會生活的不當控制，且爲了完全忠於天主教的教義和伯多祿的繼承人，被迫秘密地接受了祝聖。秘密狀態並非屬於教會生活的常規。歷史告訴我們，只有當迫切渴望維護自身信仰的完整性、不接受國家機構干涉教會切身生活時，牧者和信友們才這樣做。爲此，聖座期望政府也能給予這些合法的主教所必要的法理方面的承認，使所有信友都能在自已的社會環境中自由地實踐信仰生活。

但是，也有一些主教在特殊環境的催逼下，未經教宗授命而接受了祝聖，事後提出欲與伯多祿的繼承人及其他主教完全共融的要求。教宗考慮到他們的誠意和環境的複雜性，在諮詢了其鄰區主教們的意見後，以普世牧者的職權授給了他們合法身份的全部職權。此種措施，乃基於教宗對他們受祝聖的特殊情況之瞭解，以及出自他身爲牧者對有助重建完全共融的深切關心所致。可惜，多次發生了司鐸及信友們，因未被相應地知會其主教得以合法化的事宜，而產生了不少重大的良心問題。此外，有些主教本人也沒有明顯作出已獲得合法身份的表示。爲了相關教區團體的神益，必須在短期內公開其已合法的主教身份，並不斷地表現出與伯多祿繼承人完全共融的明顯行爲。

最後，也有——爲數不多——的主教，既未經教宗授命、且直至今日尚未提出申請、或已申請而尚未獲得合法身份而受了祝聖。按天主教的教義，如果能確定他們是由有效身份的主教，按天主教祝聖主教的禮規進行祝聖，其祝聖是屬非法，然卻是有效的。因此，儘管

---

[38] 若望保祿二世在主教慶祝聖年（2000 年 10 月 8 日）彌撒聖祭中的講道第 4 號：*AAS* 93（2001）27。

[39] 教宗本篤十六世接見新近祝聖的主教時的講話（2006 年 9 月 21 日）：*AAS* 98（2006）696。

[40]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會憲章 *Lumen gentium*》第 21 號。並參見《天主教法典》第 375 號第 2 項。

[41]《教會憲章 *Lumen gentium*》第 22 號。並參見《預先說明》第 2 號。

他們缺乏與教宗共融，不合法地行使其職務，其舉行之聖事是有效的。如果這些主教在滿全需要的條件後，也能與伯多祿的繼承人及全體天主教主教共融，那將給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帶來多大的神靈財富啊！這樣，不但他們的主教身份得以合法化，也使他們與司鐸和教友間的共融更豐盈，這些司鐸和教友，視在中國的教會，爲天主教會的一部分，與羅馬的主教，和所有分佈在世界各處的地方教會合一。

在每一個國家裏，所有合法的主教依天主教法典制定規章，經由聖座批准後，得成立爲一個主教團。它是爲表示一國內主教弟兄間的共融、並爲一起研討其國內某些教義和牧民上共有的重要議題，然不干涉各主教在其教區職權上的自主性。此外，爲了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合作，每一主教團要和地方政權維持適當及有益的往來。當然，在信仰和恪守信仰生活（*fides et mores*信仰和道德、聖事生活）等純屬教會職能範圍的事務上，主教團不能屈從任何政權。

根據上面所述原則，目前在中國的「主教團」，[42] 宗座不能承認其爲主教團：因爲那些與教宗共融然尚未獲政府認可而被稱爲「地下」的主教們，都不在其中。相反，卻有那些直至今日尚未合法的主教，且其規章內也含有與教會教義不相容的因素。

主教的任命

9. 正如你們大家所知道的，主教的任命是聖座與你們國家的政府關係中最敏感的一個議題。一方面，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政府當局關注那些將發揮地方天主教會團體領導和牧人重要作用、並在社會中發揮影響的人選，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聖座也特別關注主教的任命，因爲教宗任命主教，是教會合一和聖統制共融的保障。所以，這事有關教會生命的核心。爲此，《天主教法典》（參照第1382條）規定嚴懲未經教宗授命擅自祝聖他人爲主教者及受祝聖者。事實上，此類祝聖，是教會共融的慘痛創傷，嚴重違反了天主教法典所闡述的紀律。

當教宗頒發宗座任命狀祝聖一位主教時，是行使他的最高神權：這權力及其行使是純宗教性的，並不是不適當地干預國家內部事務、或侵犯國家的主權。

國際公約也闡明爲某一宗教團體任命牧者，是充份行使宗教自由權的一個構成因素。[43]

---

[42] 中國天主教主教團（*China Catholic Bishops' College* CCBC）。

[43] 就世界範圍而言，請見1966年12月16日發表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8條第1段（「人人有權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項權利包括維持或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禮拜、戒律、實踐和教義來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摘自聯合國中文網頁）；以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於1993年7月30日發表的對各成員國具有約束力的說明《第22號解釋案》（第4號）：「實踐和教導宗教或信仰，同自由選擇宗教領導人、神職人員和教師；自由成立修院或者宗教學校；自由地準備和散發宗教教材或者出版物一樣，是各宗教團體基本事務的組成部分」。

就地區而言， 請見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簡稱歐安會）成員國代表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會議上綜合歸納的以下內容：「在保障個人宣信和實踐一種宗教或者信仰自由的最後，……各成員國還應尊重此類宗教團體……根據其自身的結構體制進行組織的權利；尊重宗教團體……根據其各自的需要和條例選擇、任命或

聖座切望在任命主教事務上能完全自由。[44] 鑒於在中國的教會最近一段時間的特殊經歷，我希望同政府就主教人選和任命主教的公開，以及地方政權承認新主教必要的民事效應等問題，達成協議。

最後，在主教人選問題上，雖然我瞭解你們所遭遇的困難，我要求你們牢記：他們應是堪當，深受教友尊重和愛戴的司鐸，該是信仰生活的典範，擁有一定的牧靈經驗，由此，他們才能更勝任教會牧者的繁重責任。[45] 如果教區內無法找到主教品位的合適人選，可以與鄰近教區主教合作找出適當人選。

替換人員的權利。此外，成員國還應尊重各宗教團體與其所在國家政權自由達成的共識……」（1989年總結文件，《有關歐洲安全問題》部分第16號）。

同時，還請參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件《信仰自由宣言 *Dignitatis humanae*》第 4 號。

[44] 參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主教在教會內牧靈職務法令 *Christus Dominus* 》第 20 號。

[45] 請見《天主教法典 *Codex Iuris Canonici*》有關條款（參見第 378 條）。

第 二 部 分

牧靈生活指南

聖事，教區、堂區的管理

10. 近一段時間來，因某些牧者、司鐸和教友出自其牧靈神火的熾盛擅自活動，不時常尊重他人的工作或其職權，而出現了一些困難。

有關此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導：一方面，「以主教團的一份子及宗徒的合法繼承人的名義，由於基督的訓令、應對整個教會表示關心」。 另一方面，「管理個別教會的每位主教、只對託付給他的那一部份天主子民，而非對其他教會或整個教會，行使其司牧權」。[46]

此外，面對最近幾年在不同教區團體內出現的問題，我認爲有本份提及天主教法典所規定的，就是每位聖職人員必須隸屬一個地方教會或者一個修會團體，並須在與其教區主教共融中執行其職務。僅在有正當理由時，並須經所屬和前往服務教區的兩位主教事先協議下，一名聖職人員才能在另一教區執行其職務。[47]

在不少場合上，你們遇到共祭的問題。有關此事，我要提醒你們它的先決條件：就是該宣認同一信仰，並與教宗及普世教會保持聖統制的共融。因此，與教宗共融的主教及司鐸共祭是合法的，即使他們是政府認可或是與國家建立的、與教會的架構無關的機構保持關係，如上面已說過（參見第7號第8段）——只要這種認可和關係沒有違背不可背棄的信仰和教會共融的原則。

真誠熱愛基督和教會的教友們，不必猶疑去參加由與伯多祿繼承人完全共融，而政權又認可的主教或神父主持的聖祭或其他聖事。

根據教會的教義，那些沒有教宗任命、但按照天主教主教祝聖禮被祝聖的主教所產生的問題是應該解決的。如上面已說過（參見第8號第12段），他們所接受之祝聖雖不合法、但卻有效。同理，他們所祝聖的司鐸，以及這些主教和司鐸所舉行的聖事都是有效的。但信友們該注意：在可能範圍內當然先該參加與教宗共融的主教和司鐸主持的感恩聖祭和其他聖事。但如果有嚴重不便而無法做到上述要求時，爲了靈性需要，他們也可轉向尚未與教宗共融者。

最後，我認爲應該提請你們關注天主教法典中有關幫助教區主教履行其牧職的指示。每位教區主教都應充分利用教區團體內必不可少的共融與合作的工具：主教公署、司鐸咨議

---

[46]《教會憲章 *Lumen gentium*》第 23 號。

[47] 參見《天主教法典 *Codex Iuris Canonici*》第 265-272 條。

及參議會、牧靈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等。上述工具體現了共融，有助於分担共同的責任，是牧人的莫大幫助，使他們可以借此利用司鐸、修會人士及教友之間的友愛合作。

同樣，天主教法典中對於堂區也有相同的規定：該有堂區牧靈及財務委員會。

無論教區或堂區都該特別注意教會的財產：動產和不動產都應以教區或堂區的名義向政府機構依法登記，總不可用私人（主教、本堂神父或一組教友）的名義登記。同時，傳統上指牧靈和傳教所說的「不可沒有主教 *Nihil Sine Episcopo*」的原則始終是有效的。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上面所涉及的種種問題，其徹底解決的辦法是在於推動共融。然而，達到共融所需的精力則要到那源泉即基督——天父之愛的肖像——那裏去汲取。常超越一切的愛德（參見格前13:1-12），是牧靈工作的力量和準繩，從而建設一個使今天的人能找到復活基督的教會團體。

教省

11. 五十年來，政府對於行政區劃分作了很多改變，因此也影響了某些教省。按照新行政區的劃分，有些教區被取消了、有些被合併或縮小了轄區的範圍。有關這一問題，我要申明，聖座願意公開地同中國主教們在建設性的對話中解決教省和分區問題，如果有必要、也同政府磋商。

天主教團體

12. 我很清楚，在中華遼闊的大地上，各處教區和堂區團體在基督信仰生活、見證信仰和牧靈事業中展示出極其活躍的生機。見到主教、司鐸、度獻身生活者和教友，在過去和現在的各種困難中仍能深刻認識到自己是普世教會中活生生的一員，在信仰和生活上同全球所有的教友團體保持了共融，令我倍感欣慰。他們心中清楚明白什麼叫做「天主教友」。而正是由這顆天主教友的心，才能產生不論在各自的團體內、還是與其他團體的來往中，展示和實踐精神上的共融、諒解和寬恕的努力。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參見第5號第4段及第6號），這是基督信友團體真正存在的有形可見的印記。我深信，基督的聖神今日將幫助全體天主教友在合一內成長，一如祂在教難的日子裏，幫助了團體保持信仰的生機一樣。

我在上面已經提到（參見第2號第1段及第4號第1段），很不幸，你們國家天主教會中的一些人士，特別是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尚未能獲准以有形可見的方式，完全地善度和表達他們屬於教會的某些方面、他們與教宗的聖統制的共融。因爲，一般情況下他們無法與聖座和在其他各國的天主教團體自由接觸。的確，與過去相比，在近年來教會享有更大的宗教自由。然而，並不能否認，在有關信仰核心的問題上，仍然存在嚴重的限制。從某種程度上，制約了牧靈工作。爲此，我願意重申我的願望（參見第4號第2段至第4段），希望在聖座及中國主教，同政府當局展開的相互尊重和坦率的對話中，能夠克服上述困難。由此，達成共識，使天主教會受益、促進社會的和睦相處。

司鐸

13. 接著我特別要向慷慨地踏上牧職之途的司鐸——尤其在最近這幾年接受祝聖的司鐸——說幾句話，並發出一個邀請。我認爲，目前教會及社會政治的情境，要求我們刻不容緩地該到司鐸神修的泉源去汲取光和力量，即天主的愛、無條件的追隨耶穌、宣講福音的熱忱、對教會的忠貞、爲近人無私的服務。[48] 爲此，我們怎能不記得在近期的艱難年月裏，一些主教和司鐸們發出的明亮皓光；他們爲教會作出了經久不衰的見證，甚至爲教會和基督獻上自已的生命，這爲大家豈不是個鼓勵嗎？

親愛的司鐸們！你們是「整天受苦受熱的」（瑪20:12），已把手扶在犁上了，不要向後看 （參見路9:62）！ 你們要想想那些地方，因多年沒有司鐸，教友們感覺他們的需要，正焦急地等待一位司鐸的到臨。我亦清楚知道，你們中有些兄弟爲了應付艱難的時局，採取了某些從教會的角度看來是不能贊同的立場。雖說如此，他們也希望能返回教會的完全共融中。我可敬的前任曾反復向在中國的教會發出了深入修和的呼籲。[49] 本著這種精神，我也向與伯多祿繼承人有共融的主教們呼籲：請你們以慈父的心去衡量每一個申請，給予適當的回復；需要時可向聖座請示。我認爲，所期盼的修和的最重要表達方式是在團體中——如普世教會在聖周四司鐸日所做的，一起舉行信仰的重宣，藉此得到共融的明證，給委託於你們照顧的天主聖民一個好榜樣，得以讚頌天主聖三。當然，此事也可以在另一個認爲更合適的機會上舉行。

我也知道，在中國的教會也如同在其他各地一樣，神職人員需要接受相稱的持續培育。爲此，我在這裏向你們身爲教會團體負責人的主教發出邀請，請特別照顧年輕的神職人員。因爲，在中國目前如此複雜的環境中宣講福音，他們常會面對牧靈的新挑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提醒我們：司鐸的持續培育「是天主的恩賜及所領受的聖事性職務的一種內在的要求，在任何時代都有其必要性，今天尤其迫切需要，不僅是因爲司鐸所服務的個人及民族在社會及文化方面快速的改變，也是因爲在第二個千年末，構成教會基本而迫切任務的『新福傳』的關係」。[50]

聖召和度奉獻生活者的培育

14. 最近五十年來，在中國的教會從未缺乏豐富的司鐸及度奉獻生活的修會聖召。爲此，我們要頌謝天主。因爲，這是生命力的標誌和希望的緣由。在此期間，也興起了許多本地女修會。主教和司鐸們都有體驗，在教理講授及堂區各種組織活動中，修女們的貢獻是替代不了的。此外，她們對於貧苦者的服務，有時也同地方政府一起合作，這種爲他人服務的愛德表現，正是基督福音的生命力和其能力最可靠的見證。

---

[48]關於司祭職的教義和靈修，以及獨身神恩的反省，請見我在接見羅馬教廷工作人員時的講話（2006 年 12 月 22 日）：《羅馬觀察報 *L'Osservatore Romano*》2006 年 12 月 23 日第 6 版。

[49] 參看若望保祿二世爲慶祝首批中國主教在羅馬祝聖七十周年，及教會聖統制在中國建立五十周年所發表的，致在中國的教會文告《禮儀性的記憶 *La memoria liturgica*》（1996 年 12 月 3 日）第 4 號：*AAS* 89（1997）256。

[50] 主教會議後宗座勸諭《我要給你們牧者 *Pastores dabo vobis*》（1992 年 3 月 25 日）第 70 號：*AAS* 84（1992）782。

然而，我也察覺到，今天聖召雖然蓬勃，但也有不少的困難。因此，教會的負責人要更審慎地作聖召的分辨，對有志於鐸職及修會生活者，要施以更深一層的教育和培訓。雖然目前資源或不充裕，然而，爲了天主教會在中國的將來，一方面，要確保對聖召的特別關注；另一方面，亦要在修院及修會裏對人性、神修、神哲學、牧靈各方面施以更扎實的培育。

有關這方面，要特別提及對司鐸候選者在獨身生活這方面的培育。以下的事至爲重要，他們需要學習實踐及重視獨身生活，視它爲天主的珍貴恩賜及末世的卓越標記，是全心全意愛天主和愛祂的子民的明證，它使司鐸肖似教會之首和淨配耶穌基督。的確，這一恩賜格外「顯出司鐸在主內並偕同祂爲教會服務」，[51] 並向今天的世界道出了其先知性的價值。

論及修會聖召，在今日在中國的教會的背景下，迫切需要突出兩個層面，即：一方面，藉貞潔、神貧、聽命的聖願見證完全奉獻給基督的神恩；另一方面，在今日國家的歷史、社會背景中，向宣講福音的需求作出回應。

教友及家庭

15. 在中國的天主教會於近代歷史最艱難的時期，教友們不論個人或家庭，或作爲神修和使徒運動的成員，均對福音表現出完全的忠誠，甚至爲基督付出苦難的代價。各位教友，今天，你們的使命還是要把福音生活出來，並以具體行動慷慨地爲人民的利益及國家的發展服務作出見證：你們要以做個誠實的公民，並在各自的環境裏，不論是城市或鄉村，做個積極和共同承擔責任的合作人，以傳播天主聖言，來完成這使命。近年來，你們爲信仰作出了勇敢的見證，你們是教會未來的希望！這要求你們在與你們各自的牧者的共融中，越來越積極、主動地參與教會生活中所有的事務。

正因爲人類的將來維繫於家庭，我認爲教友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去推動家庭的價值、維護家庭的需要，且這是件刻不容緩的事。在信仰中，他們清楚知道天主對家庭的奇妙計劃。爲此，更多一個理由去承擔這個具體的任務：「家庭通常是青少年成長並達到個人成熟與融入社會的地方。家庭也是人類自我傳承的媒介，因爲生命藉著家庭代代延續。家庭在亞洲文化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正如主教會議的教長們所強調的，所有亞洲文化和宗教傳統都極端重視孝順，愛護和照顧老人、病人，熱愛小孩與和諧等家庭價值」。[52]

以上所提到的價值構成中國文化重要的部份。然而，在你們的土地上，亦不乏各種影響家庭的消極力量。爲此，當在中國的教會意識到社會和她本身的利益，與家庭的利益是息

---

[51] 同上，第 29 號：*AAS* 84（1992）704。

[52] 若望保祿二世，亞洲主教會議後宗座勸諭《教會在亞洲 *Ecclesia in Asia*》（1999 年 11 月 6 日）第 46 號：*AAS* 92（2000）521。參見教宗本篤十六世在西班牙巴倫西亞（2006 六年 7 月 8 日）舉行的第五屆世界家庭大會上的講話：「家庭是各族人民所必要的益處、是社會必不可少的根基、是所有夫婦畢生所擁有的巨大寶藏。兒女應是父母之愛、全部奉獻和慷慨胸懷的成果。對於他們來說，家庭是不可替代的益處。宣講全部的奠定在婚姻基礎上的家庭真理，是所有人所肩負的巨大責任。而奠定在婚姻基礎上的家庭是家庭教會、生命的聖地。……基督揭示了所有人生命的至高源泉，也爲家庭揭示了這一道理：『這是我的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人若爲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若 15:12-13 ）。天主自己的愛在聖洗中傾注在我們身上。爲此，家庭蒙召善度這樣水準的愛，因爲上主通過像基督那樣人性的、敏感的、深厚的和仁慈的愛，而成爲我們的保障」：*AAS* 98（2006）591-592。

息相關時，[53] 應該深深感受到自身肩負的緊迫使命——該向所有的人宣講天主對婚姻、對家庭的計劃，以保障其完滿的生命力。[54]

基督徒成人入門

16. 天主教會在中國最近的歷史顯示，有數目可觀的成年人接近這信仰，這當然也由於當地教友團體的見證。各位牧者，你們都被邀請透過一段適當和嚴格的慕道期，特別監督他們的基督徒入門，幫助他們並準備他們善度耶穌門徒的生活。

爲此，我要提醒一下，福傳工作永遠都不會只是理智上的傳授，而是包括生活經驗，人整個存在的淨化和轉變，並在共融中前行。唯有如此，才能恢復思想和生活之間的正確的關係。

回望過去，要遺憾地指出，許多成年人並非時常能充份地學習到基督徒生活的整個真理，也未能認識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革新帶來的豐富內容。因此，似乎迫切需要甚至以領洗後的慕道期型式，爲他們提供一個扎實和深入的基督徒培育。[55]

傳教聖召

17. 無論何時何地、教會常是個福傳的教會，被召宣揚福音並爲之作證。在中國的教會亦應在她心中，感受到她的創立者和導師的傳教熱忱。

兩千年聖年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聚集在真福山朝聖的青年說：「耶穌升天前，交給祂的門徒一個使命，和作了這個保證：『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爲門徒……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28:18-20）。兩千年來，基督的追隨者一直在繼續著這一使命。如今，在第三千年的黎明時，輪到你們了。輪到你們到天下去宣揚天主十誡及真福八端的訊息。當天主講話時，祂講的都是對每一個人最重要的事，不論這些人是屬於廿一世紀還是第一世紀。天主十誡和真福八端講論真理、仁愛、恩寵和自由，一切爲進入基督的國必須的事情」。[56]

如今，主的中國門徒們，輪到你們作那個神國的勇敢的宗徒了。我深信你們的回應將是偉大和慷慨的。

---

[53] 參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Gaudium et spes*》第 47 號。

[54] 參見若望保祿二世，宗座勸諭《家庭團體 *Familiaris consortio*》（1981 年 11 月 22 日）第 3 號：*AAS* 74（1982）84。

[55] 正如出席第七屆主教會議常務會議（1987 年 10 月 1-30 日）的教長所說，在基督徒培育一事上，「爲幫助他們接受並活出所領受的聖洗內那無限和異常的富饒和責任，透過適當地採用《基督徒成人入門聖事禮典》中某些專爲這目標而設的元素，以慕導期形式，爲他們提供一個領洗後的教理講授，會是一種幫助」：若望保祿二世，主教會議後宗座勸諭《平信徒 *Christifideles laici*》（1988 年 12 月 30）第 61 號：*AAS* 81（1989）514。參見《天主教教理》第 1230 和 1231 號。

[56] 在真福山上的講道（2000 年 3 月 24 日，以色列）第 5 號：《羅馬觀察報 *L'Osservatore Romano*》2000 年 3 月 25 第 5 版。

結 語

特權和牧靈指南之撤銷

18. 首先，因考慮到在中國的教會目前在某些方面已有了正面的發展；其次，因聯絡來往已更爲方便；最後，有不少主教和司鐸所提出的要求，我乃決定以本函撤銷鑒於艱難時期牧靈的特殊需要而賦與的「所有特權」。

同樣，以往及最近頒佈的所有牧靈指南，也全部撤銷。今後，那些指南背後的信理原則，會應用在本函的新指示上。

爲在中國之教會祈禱日

19. 親愛的全體牧者及教友，五月廿四日是敬禮榮福童貞聖母瑪利亞「進教之佑」的禮儀日。在上海的佘山聖母聖殿內，人們非常熱誠地恭敬進教之佑聖母。未來，可把這日子定爲全世界的天主教友以祈禱，與在中國的教會聯合一起的機會。

我祝願這個日子成爲你們爲在中國的教會的祈禱日。我鼓勵你們在慶祝時重申你們在我們的主耶穌內的信仰共融和對教宗的忠誠，爲使你們之間的合一日益更深和更明顯而祈禱。此外，我也邀請你們牢記耶穌給我們的愛的誡命，就是要我們愛我們的仇人，要爲迫害我們的人祈禱。聖保祿宗徒也曾發出過這樣的邀請：「首先我勸導眾人，要爲一切人懇求、祈禱、轉求和謝恩，並爲眾君王和一切有權位的人、爲叫我們能以全心的虔敬和端莊，度寧靜平安的生活。這原是美好的，並在天主，我們的救主面前是蒙受悅納的，因爲祂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並得以認識真理」（弟前2:1-4）。

同時，在這個日子裏，普世教友，特別是華裔教友，將表現出他們對你們的手足友愛之情和關懷，祈求歷史的主賜予你們恒心見證的恩寵，他們深信你們在過去及現在爲耶穌聖名所承受的苦難，和你們對祂在世上的代表的英勇忠誠，一定會獲得賞報，即使有時候，一切看起來似乎都失敗了。

祝願

20. 最後，天主教會在中國的各位親愛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我祝願你們心中「歡躍，雖然如今你們暫時還該在各種試探中受苦，這是爲使你們的信德，得以精

煉，比經過火煉而仍易消失的黃金，更有價值，好在耶穌基督顯現時，堪受稱讚、光榮和尊敬」（伯前1:6-7）。

願那在十字架下，懂得在希望的沉寂中期待復活黎明到來的至聖瑪利亞、教會之母、中華之后，滿懷著慈母之心、聯同大聖若瑟和無數中華殉道聖人聖女伴隨你們、爲你們轉禱。

在此，我向你們保證，會時常爲你們祈禱，並向貴國的長者、病患、孩童及青年致意，並誠心降福你們。

發自羅馬聖伯多祿宗座，二OO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聖神降臨瞻禮，就職第三年。

教宗本篤十六世

目 錄

問候[1] ·····1
此信之目的[2]·····1

第一部分 教會現狀 – 神學方面

全球化、現代化、無神論[3]·····2
隨時準備作相互尊重及建設性的對話[4]·····3
地方教會在普世教會內的共融[5]·····4
教會內部之緊張現象及分裂：寬恕與和好[6]·····5
教會團體和國家機構：在真理及愛德中生活的關係[7]·····7
中國主教[8]·····9
主教的任命[9] ·····11

第二部分 牧靈生活指南

聖事，教區、堂區的管理[10]·····13
教省[11]·····14
天主教團體[12]·····14
司鐸[13]·····15
聖召和度奉獻生活者的培育[14]·····15
教友及家庭 [15]·····16
基督徒成人入門[16] ·····17
傳教聖召[17]·····17

結 語

特權和牧靈指南之撤銷[18]·····18
爲在中國之教會祈禱日[19]·····18
祝願[20]·····18

註：以上所載，乃根據義大利原文翻譯的官方最後確定中譯本。